

刘绍棠
京味小说选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刘绍棠京味小说选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绍棠京味小说选/刘绍棠著.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8.6
ISBN 7-80094-349-6

I. 刘…

II. 刘…

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4227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)

邮编:100009

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 字数 411 千字 插页 2

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定 价:24.60 元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运河的桨声 | (1) |
| 蒲 剑 | (119) |
| 渔 火 | (162) |
| 老侠金钟罩 | (227) |
| 狼 烟 | (284) |
| 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| (414) |
| 孤 村 | (465) |
| 刘家锅伙 | (507) |
| | |
| 作者小传 | (541) |

运河的桨声

中秋节夜，月亮从东南天角不声不响地爬上来，一下子把运河滩全照白了。

银杏从屋里一跳，跳出门槛，朝北屋里喊道：“娘！我到外边玩去了，您给等门哪！”

北屋，富贵奶奶跟老伴儿正叽叽喳喳地说话，银杏这一叫，她突然一惊，定了定神，忙应道：“别回来太晚了！”

银杏早已经跑出院外，在月光下，她端详了一下自己身上绿底儿小白点的新褂子，按了按辫子上的桂花，害羞地笑了。

富贵奶奶脸贴着玻璃往外看了看，院里满地是月光，没有了女儿的影子。她吁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丫头片子好容易走了，要让她知

道，又是一顿吵。”

“我得走了！”富贵老头从炕沿上坐起来。

“一定要埋得深深的！”富贵奶奶神情紧张地嘱咐，“不然秋后拖拉机一犁地，就给翻出来了。”

富贵老头没言语，把屋角落那刻着字的石桩子，装进口袋里，背起就走。

“你站住！”富贵奶奶出溜下炕，追出来，又一再叮咛，“打村后背静小道儿走，别咳嗽，脚步放轻，处处是眼。”

富贵老头也不答话，闷着头出去了。

银杏到了河滩，在一块漫长的柳丛地旁坐下，这是农业社的防风林。背后，运河的波涛响着匀适声调，银杏沉在说不出的兴奋里了。

她们家人社了，是昨天夜里批准的。今天清晨她去饮牲口，春宝告诉了她，她红着脸，长长地吐了口气，就急忙牵着牲口回家去了。

可是她爹的脸色却很阴沉，她想她爹一定是后悔了；这使她非常生气。为什么这么三心二意呢！

她想起写申请书的那晚上，全家都坐在院里，只有小侄儿在嫂子的怀里睡着了。她伏在小桌上，桌上放个小黑油灯，全家推她当记录，爹摆弄着老绿玉石嘴烟袋，声音低哑地说一句停一停，等大家默默地点点头，然后才允许她写在纸上，最后，全家还都按了指印。

一整天，银杏都噘着嘴，想找碴儿顶她爹几句，可是她爹一言不发，钻进那布满蜘蛛网的土棚子里，收拾那该送进社里的家具，整晌都没出来。

等到她爹把那匹灰兔儿马也牵到社里，她才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心里凉爽起来，于是她想起晚上到河滩去等春宝，胸膛里就像流着

一股清凉清凉的泉水，坐不安立不安。

一只孤独的夜鸟，在运河上寒栗地叫了两声，把银杏惊醒了，月亮躲进薄云里，河滩上很暗，没一点响动。

她想自己一定是等得很久了，春宝为什么还不来呢？她很急躁，想走，又不敢走，不走，一个人孤孤单单。又等了一会儿，春宝仍然没来，她想，春宝也许开什么会去了，于是她站起身，到渡口告诉管船老张，要是春宝来了，就说银杏等了半天不见人来，走了。

从管船老张那小棚里出来，她急急地往回走，突然，她看见在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像野鸟一样轻巧的人，弯着腰，在月色下行走。

她看出是春宝。

“喂！”她低声叫。

那人直起腰，凝了凝神，走过来。

银杏严厉地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？”

春宝摆摆手，压低声说：“别出声，看长寿老头。”

“我不看！”银杏生气了。

“看吧，好看着哩！”春宝拉着她，躲进柳丛里。

不远处，长寿老头抡着大镐，吭哟吭哟地刨着地，一挺身，把上身的夹袄脱了下来，扔在地上，照手心啐了口唾沫，又换了铁锹，吭吃吭吃地掘起来。

银杏看得眼都定住了，害怕地问春宝：“他干什么呢？”

春宝轻轻地笑了出来，说：“春天他人社的时候，偷偷埋了个石头界碑，眼下要扒出来，明白不明白？”

银杏再去看，长寿老头从地里拔出个白东西，吃力地放在地面上，就坐在一旁吸起烟，火亮一蹿一跳的，却看不见长寿老头的脸。

正当这时，大道上一个蹒跚的影子走来了，银杏眼尖，她拉了一下春宝，低声说：“我爹！”

富贵老头在路旁坐下，用袄袖擦着脸，呼呼地喘气。

“谁？”长寿老头熄灭了烟，惊吓得从地上跳起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富贵老头反问道，那低闷的声音里也带着意想不到的吃惊。

“我是长寿。”

长寿老头走上前来，小心地问道：“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富贵老头翻着眼皮，也问道：“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长寿老头眨巴眨巴眼，看清富贵老头身后的口袋，他笑着说：“给管船老张送节礼去？来，我先打个秋风，尝头口儿。”

富贵老头没了法了，也不拦他，也不看他，长寿老头伸手一摸，硬梆梆，冰凉凉的，是块长石头。

“哈！”长寿老头响亮地笑了，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是刨出的界石，还是去埋界石碑啊？”

银杏一听，断定她爹是埋界石的，不由得气得眼都瞪圆了，就要闯出去跟她爹吵。春宝一把拉住她，说：“再等等！不许跟你爹顶嘴。”银杏被春宝强制住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嘴一张一合的。

长寿老头燃起一袋烟，递给富贵老头，“抽袋烟，歇口气，今晚天气真凉爽啊！”

富贵老头低着头，不搭理。

“老家伙！别怕见不得人，跟你说真的吧。”长寿老头狡黠地眨着眼，“我今年春天也埋了，今天趁着夜深人静又把它扒出来。”

富贵老头突然抬起头，盯住长寿老头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扒出来？”

长寿老头爽快地说：“这是一块心病啊！社里人一说自私，你就脸红，一说跟社里两股心，你就心跳，真是受洋罪。再说咱们跟拖拉机站订了合同，秋后拖拉机一犁地，真要给弄出来，这张老脸怎么见人？”

“哪……”富贵老头结结巴巴地，“啊……是呀！”

“别埋了，埋了过年还得刨出来。”长寿老头流露出老资格的神气，“我比你早走了一步，就先明白个道理，农业社是铁桶江山！”

“说得对！长寿爷爷。”春宝从柳丛里跳出来。

“谁？”长寿老头一声尖叫，吓得一身冷汗。

春宝顽皮地嘿嘿笑了。

“春宝，好小子。”长寿老头仍然止不住心跳。

富贵老头愣住了，赶忙闷闷地低下头去。

银杏三步两步抢上来，指着她爹，“您怎这么不怕丢脸！”

长寿老头不高兴了，沉下脸，教训银杏：“别骂你爹吧！上年纪的人，就要比你们小孩子想得更多。”

“自私，落后，哼……”银杏气得直哆嗦。

春宝笑着说：“银杏，咱们给扛回去吧！”

银杏不动，从眼眶里冒出眼泪来。

春宝劝道：“给扛回去吧，反正是不埋了。”

银杏不情愿地走到她爹身旁，富贵老头虎起脸，吼道：“不用你！”

长寿老头也拦住春宝，“你俩玩去吧，我们怎么扛来的，还让我们怎么扛回去。不过有一宗得嘱咐你们俩，不许满处乱说，这不是什么光彩事！”

春宝笑道：“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保密，您刨了半天也够累的了，还是我们扛吧！”

长寿老头一拍大腿，大笑道：“你也别抢了，我也懒得扛了，干脆扔他娘的大河里！”

说着，他弯腰扛起石界碑，大步流星地走向河边。富贵老头正拿不定主意，冷不防银杏从后面一下子夺了过去，奔向河边去了。

运河里，响亮地扑通一声，这界碑就随着浪声沉入河底去，银杏高声笑了

二

黎明，在薄暗中红英就扫完了院子。不一会儿，太阳升起来，一缕缕早饭的炊烟，袅袅地伸向碧蓝碧蓝的天空。

今天，红英要请她爹跟全家吃饭，她的心里像初汛的春水，洋溢着幸福和骄傲。

婆婆点灶，她淘米做饭。

突然，她丈夫根旺怒气冲冲地从外面回来了，劈头对红英喊道：“你看你爹做出的丢脸事！”

红英吃惊地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哼！真不怕丢人！”根旺脸发紫。

红英气恼了，也喊道：“你要说个明白啊！”

“你爹昨晚偷着去埋界碑，让春宝跟长寿老头撞见了，长寿老头到处传说，全村都轰动了！我到街里，张顺跟虎兴便笑我为什么不帮助老丈人去扛界碑，反倒劳累人家春宝。让我也跟着他丢脸！”说到最后，根旺气得跳起脚。

红英声音发颤地说：“你到他娘家去过了吗？”

“我还去？”根旺叫道，“干脆别让他们来了！”

“那不行！”红英要哭出来。

根旺一摔帘子，进屋去了。

根旺娘瞪着儿子，对红英说：“你去请！居家过日子谁不留个后步，这有什么见不起人的。”

红英站起身，难过地到娘家去了。

街上，篱笆跟前蹲着不少人，红英感到大家的眼睛都在看她，她浑身就像起了风疙瘩。她本是个快性人，平时总要亲热地一一招呼，现在只勉强淡淡一笑，就赶忙过去了。

到娘家，进了外院，里院的门紧闭着，红英听见她娘在骂银杏：“丫头家，满处嚼舌根，全不顾脸皮！”

银杏委屈地喊：“您真会冤枉人，从清早起来我什么时候出去过？”

富贵奶奶气糊涂了，说道：“你不是饮牲口去了！”

“牲口不是牵到社里去了！”银杏抓住了理。

富贵奶奶哑了口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一定是春宝说的，反正跑不出你们俩。”

“娘！”银杏的大哥福海拦道：“春宝是党员，团支部书记，不会那样，您不能乱说。”

红英在外面说道：“怎么大清早就拌嘴，快走吧！”

福海给开了门，红英进来，他皱着眉头说：“你说这件事爹做得多说不过去，连我也瞒着。”

红英问道：“爹呢？”

“在屋里。”

富贵奶奶拉住红英，低声说：“去劝劝你爹，他是个死心窟窿，别憋闷出灾枝病叶来。”

红英说：“你们快去吧！俺婆婆怕都等急了。”

一家走空了，红英进了北屋，富贵老头蜷曲着身子，抱着头躺在炕角。

“爹！”

不言语。

“爹！”

富贵老头蠕动了一下。

“爹，起来！吃饭去吧。”

富贵老头闭着眼说：“你跟亲家娘替我陪个礼，我不去了。”

红英笑道：“请的是您嘛，您不去怎么说得过去？”

富贵老头睁开眼，“我不去嘛！”

红英知道她爹犯牛脾气了，便给他盖上一条被子，回去了。到晌午，她提了个食盒来，富贵老头还在昏沉沉地躺着，红英也没惊动他，就放在桌子上走了。

富贵老头醒来，吃过饭，心里仍然很憋闷，他想去渡口找管船老张，管船老张是个会说宽心话的人。

拐过几道篱笆，穿过一片小枣林，已经出村了。

“富贵叔！”背后有人叫。

他没听见，继续向前走。

“富贵叔，病了吗？”

富贵老头站住了脚，叫他的那个人是麻宝山，一个富裕中农，出名的看风使舵的人。

麻宝山走上前来，惋惜地说：“您昨晚为什么不在后半夜去埋呢？这让人一知道，怕再也埋不成了。”

富贵老头拧起眉头，不高兴听下去。

“来！我告诉您个消息，”麻宝山拉着富贵老头坐在一个篱笆根下，机密地说，“您知道不知道？不老松村的农业社，土地一点不分红了，叫做完全社会主义化，跟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样了。”

富贵老头打了个冷战，问道：“当真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！”麻宝山急赤白脸地说，“这是我小舅子前晌来告诉我的，今天不老松开了大会，县委跟区委书记都是讲了话呢！”

“啊！”富贵老头慌了神，“那咱村是不是也快了呢？”

“我看，出不了一两天，”麻宝山说，“您想，山楂村跟不老松两个农业社，是全县两杆大旗呀！”

“也许不会这么快吧？”富贵老头脊骨冒着凉气，自言自语地说。“今年有十五六户中农入社，刘景桂跟春枝也许不会这么莽撞。”

麻宝山叹口气，摇摇头，说：“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大家看不老松跑在前头了，一不服气，也许会轰地一下子干起来！”

富贵老头的身体像抽了筋似的软弱无力，脑袋混沌沌的，他咬着失去血色的嘴唇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他们要是真的这样做，我就退社！我就退社！”

他不理麻宝山，独自摇摇晃晃地，到河滩他那块心头肉的地里去了。

他一屁股坐在那还没被砍去的地界——一簇柳丛下，双手紧紧攥着土疙瘩，攥得粉碎，他的心，撕裂了似的疼痛，鼻窍紧扇着，他几乎要嚎出来。

土地，他的命啊！

黄昏，太阳慢慢沉落下去了。远处，传来青铜脖铃叮叮当当的声音，放羊孩子清亮的呼唤，河滩上，雪白肥大的绵羊出现了，追逐着，咩咩地叫，农业社的羊群回村了。

天凉了，富贵老头站起身，往渡口去，大路上扬起风沙。

三

夜，渐渐伸展开来了，像一张黑色宽大的布幕，严严实实地盖住了运河滩。

区委书记俞山松，黄昏才从不老松村赶来，看不清路，只得推着自行车走。山楂村在黑夜中不见了，只有渡口小棚里晃动着的那孤寂昏黄的灯光，招引着行人。不！河边一溜渔船上，还燃着几堆烟火。

“喂！请把船摆过来……”

“喂！请把船摆过来……”

在寂静的夜里，俞山松的声音在远处得到了回声，就像旷野上

有一个人在呼喊，渐渐的微弱和遥远了。

但是，渡口小棚没响动。

俞山松心想管船的一定睡着了，于是又喊：“喂！请把船摆过来……”

“喂！请把船摆过来……”遥远的回声又消失了。

小棚仍然不理，灯光挑逗地晃动着，秋夜很冷，俞山松还没吃饭，肚里直叫，他真是恼火了。

这时，渔船上跳下个黑影，跑到渡口小棚，跳上渡船，划过来了。

俞山松闻到他身上一股淡淡的腥气，便问道：“你是哪村打渔的？”那黑影回答道：“山楂村农业社渔业组的。”俞山松笑了，说：“刘景桂真是个找财的人。”那黑影惊问道：“同志，您是县里还是区里来的？”

俞山松巧妙地回答道：“我是过路人，你们社的名声可不小呢！”

那黑影摇摇头，“我们落后了，人家不老松农业社听说土地已经不分红，我们社反倒要提高分红比例呢！”

“你们跟不老松的情况不太一样。怎么，你们要提高土地分红比例？”

“嗯哪！可是我不同意。”

“你们社的领导思想有毛病吗？”

那黑影警戒地看了他一眼，抛了锚，回避道：“同志，下船吧！”

俞山松跳上岸，小棚的亮光突然亮了一下子，他想一定有人，于是便走了进去，小棚的炕上，靠墙坐着个老头，正对着灯火点烟。

“老大爷，您为什么不把船摆过去呢？”

那老头也不看他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我是摆你的么！”说着，他吹灭了灯，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你也走吧！”

俞山松压住着怒火,说:“老大爷,夜里也会有人过河,您得给摆过来呀!”

那老头冷冷地说:“你看看我是管船的么!”

俞山松知道碰上个怪脾气的老头,反倒感到可笑了,他跟在老头脚后走出棚子,看见老头的身子摇晃着,脚步很沉重,他想,这老头一定有很重的心事,从他脚下的声音可以听出来。

突然,老头脚下一溜,俞山松忙扔下车子,一把扯住他。老头一个趔趄坐在地上了,他光顾想心事,踏在滑泥上,差一步就要倒在路旁的小溪里。

俞山松把老头扶起来,问道:“大爷,没摔着哪儿吗?”

老头大口喘着气,摇摇头。

“大爷,我打着手电,给您照个亮吧!”

俞山松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,一道白光射出来,前面的路照明了。他一个人夜晚行路是不肯打手电的,因为电池要公家供给。

老头感激地看了看这个年青人,问道:“同志,你这是到哪儿去呀?”

“到山楂村,您呢?”

“我就是山楂村的。”

“您是哪一家?”

“村东头富贵家,”老头说,“同志,你是找农业社的吧?”

“对了。您是社员吗?”

“是啊!”老头回答道,“你是不是从不老松来?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二十里路,怎这么晚才到?”

“在那里开完会才动身,已经太阳平西了。”

老头放慢脚步,跟俞山松并肩走,急切地问道:“听说他们那里完全,完全……”老头选择着恰当的名词,“完全归社会主义了?”

“他们那里条件好，全体社员一致同意，从明年起，土地不分红了。”

“我们这里是不是也很快呢？”老头痛苦地问道。

俞山松心里一动，说道：“这不能比赛，要看条件。”

老头不放心的问道：“要是一争气，轰地一下子闹起来呢！”

俞山松说：“不会。”然后试探地问道：“您愿意争气吗？”

老头不言语，沉默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头问道：“同志，你说土地分红为什么少呢？”

俞山松反问道：“您说种地打粮食，主要是靠人力还是靠地力呢？”

老头含糊地说：“两相宜呗！”

俞山松不再问下去，他抓住老头的话，反反复复地研究起来。他断定，这老头一定是个中农，但是他想不出老头的家。他从青年团县委调任区党委书记刚刚六个月，他已经熟悉重点社所在村各家各户的情况，然而这个老头的家为什么想不起来呢？想不出他的家，就无法更正确更深刻地分析这个人。

“同志，人家的地要是好地呢？”老头又问了。

俞山松从深思中转回来，笑着追问道：“大爷，你说的是哪一家？”

老头又哑口无言了。

谁也不再说话，只听见他们的脚步声，还有俞山松的自行车那单调的车轮声。

猛地，前面树林里，一点灯火浮游过来，渐渐的，渐渐的，灯火大了，在大路上停住了。

“爹！”

一个姑娘用清脆的声音向旷野呼唤。

老头不安地咳嗽起来。